



陈娇  
著



# 我们都是 一个人

一个人一种人生，  
一个人一种命运，  
互不干涉，却相互感应。  
有两种事物我们应该享受，孤独和爱。  
孤独是必修课程，用来考上爱。

如果有机会，我想和你一起老。  
如果没有，就请记得我，让我忘了你。



Getting old with you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Group



陈娇  
著

# 我们都是 一个人

◎ ○ ●

Getting old with you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s Publishing Co., Ltd.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都是一個人 / 陈娇著 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, 2015.1

ISBN 978-7-5502-4397-2

I . ①我 … II . ①陈 … III . ①故事 — 作品集 — 中国 — 当代 IV . ①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01249 号

## 我们都是一個人

作 者：陈娇

选题策划：顾夏

责任编辑：孙志文

版式设计：@ 有楮书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：127 千字 700 毫米 ×980 毫米 1/32 印张：6

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：978-7-5502-4397-2

定价：29.80 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，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：010-82069336

# 目 录

## 暗恋 是一个人的流离失所

003

人所需要的只是虚无和亮光以及干干净净和井井有条。

踩着光滑的卵石，说遗忘的心事，

那些关于青春，伤而不悲的秘密。

这长长的时光中，你们来到我身边，靠近我衰竭的心房，听我的游丝余音。

## 薄荷 他 以及远方未知的旅途

046

一个人读再多的哲理，做再多的笔记，都不如亲赴一场旅行，亲验一趟死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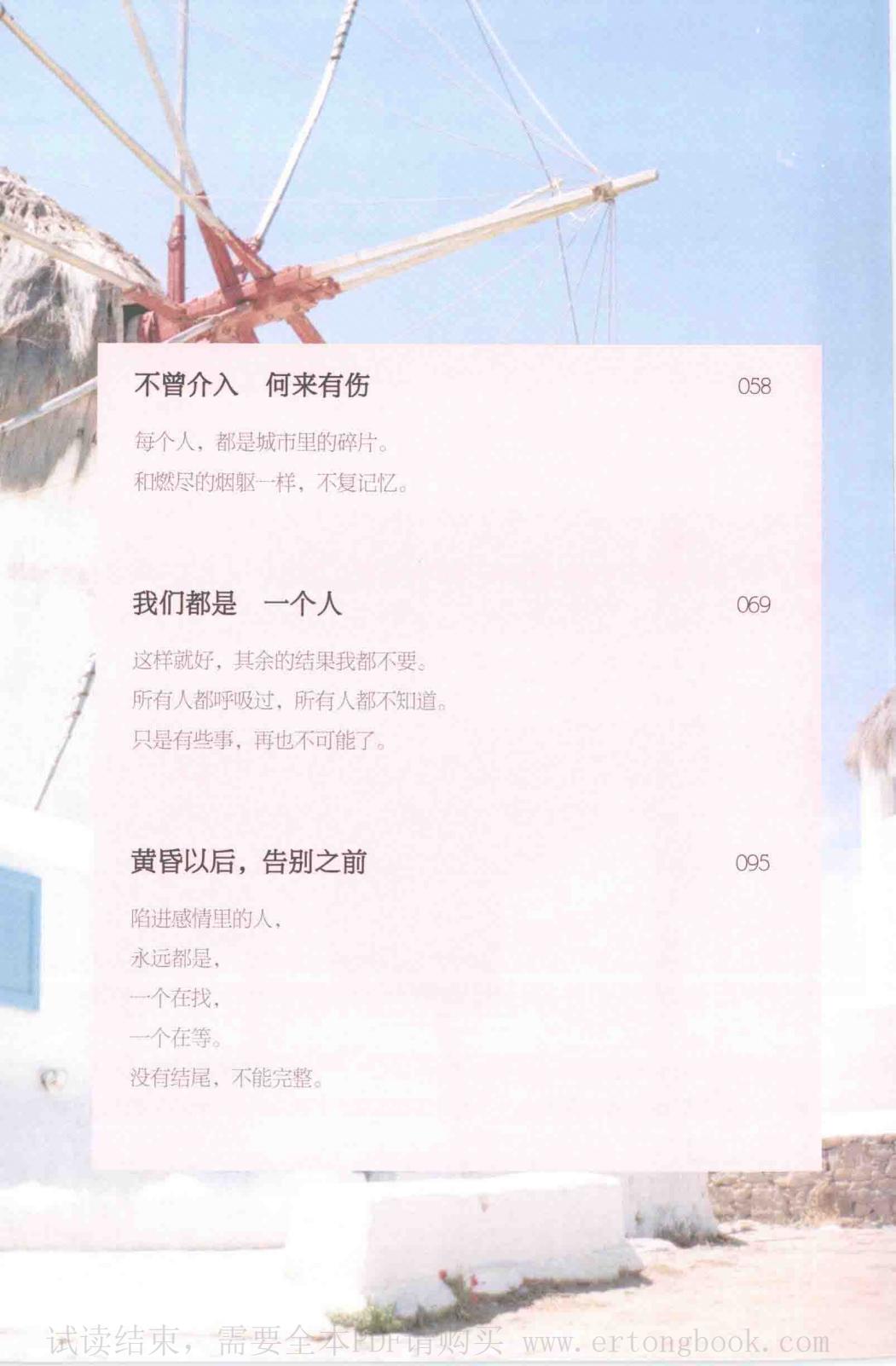
告别过去，远离以前的生活，

把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一点一点地瓦解，

直到成为一位纯粹自然的人。

生活把我们变得虚与委蛇，毫无美感。

人们甚至不会花时间在梦的回忆和记录上。



## 不曾介入 何来有伤

058

每个人，都是城市里的碎片。  
和燃尽的烟躯一样，不复记忆。

## 我们都是 一个人

069

这样就好，其余的结果我都不要。  
所有人都呼吸过，所有人都不知道。  
只是有些事，再也不可能了。

## 黄昏以后，告别之前

095

陷进感情里的人，  
永远都是，  
一个在找，  
一个在等。  
没有结尾，不能完整。



陈  
娇  
著

# 我们都是 一个人



Getting old with you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s Publishing Co.,Ltd.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都是一個人 / 陈娇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, 2015.1

ISBN 978-7-5502-4397-2

I . ①我… II . ①陈… III 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01249 号

## 我们都是一個人

作 者：陈娇

选题策划：顾夏

责任编辑：孙志文

版式设计：@ 有楮书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：127 千字 700 毫米 ×980 毫米 1/32 印张：6

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：978-7-5502-4397-2

定价：29.80 元

---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，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：010-82069336



## 暗恋

是一个人的流离失所



秘密

人所需要的只是虚无和亮光以及干干净净和井井有条。

踩着光滑的卵石，说遗忘的心事，

那些关于青春，伤而不悲的▲。

这长长的时光中，你们来到我身边，靠近我衰竭的心房，听我的游丝余音。

幼薇把车熄火，停在酒店门口。她扬起表看了看时间，然后走出了车门。老板五十分钟后结束会议离开这里。附近有一家荒废已久的老人公寓，她决定去走走。

公寓在一条狭小的巷尾，有褪了色的单行道马路。她每次抄近道开车经过这里，总是把速度减到最慢，直到尾随的车子焦躁地鸣起喇叭。伸出墙外的白玫瑰、粉蔷薇，看不出迟暮的年岁，依然娇艳如昔。阳光有些活跃，她便轻轻仰起脸颊，让它无声而温柔地落在面上。

门卫的移动房几乎垮塌，没有人看守。对面是一幢老楼，攀满了爬山虎，花白的阳光下，叶子像鳞片般随风翻涌。大门右侧长出新生的杂草，高矮深浅，布满了路道。踩在这荒废的草丛上，可以看见一处简单的八角亭，亭角仍然保留着它过去的别致。走过去便接近一池静水，耐心观看，偶尔能见到水中藏匿的金鱼。

幼薇觉得这里很安静，仿佛能听见游云闲风的声音。她坐在亭子里，再次想起自己的决定。

那天凌晨，幼薇在荒芜的夜里醒来，看不到丝毫的微光，摸不到手机，身边也没有人。申浩仍然在书房里写作。他们的时间是颠倒的。申浩作为一个没有名气的作家，每天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。幼薇继续睡，然后梦见一条凶猛的蛇向她发起攻击，突然一阵恐惧惊吓，再次醒来，天已大亮。申浩不知何时已睡在身边。而她将开始新的一天。

## 我们都是一人

她回忆起五年前的夏天，眼神走远，嘴角浮起笑意。那时刚刚结束了大学生活，毕业生挤爆了学校附近仅有的几个小饭店。大家变得疯狂无忌，直到一场一场的聚会下来，热情才开始消退，前途也变得叵测。

幼薇就是在最后一场聚会时看到了申浩的另一面。她和他之前都不怎么出席这种活动，直到班长通知，最后一次，谁也不许缺席。

热闹的餐桌上，申浩像一位循礼的神父，用餐布擦净手，然后轻声说：“我吃了。”那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被幼薇听到。他仿佛在感谢这满桌丰盛的食物，又好像在感谢身边和他共餐的朋友。他稳重有礼，像一棵安静的宝瓶树。

幼薇看到他的手指，长而有力，指盖末端有乳白色的月牙。他一定经常运动，身体康健。他细细地咀嚼每一种食物，心怀崇敬。

渐渐地，幼薇的表情和动作慢了下来，她看到他和自己曾经暗恋的罗逝十分相似。

罗逝，出现在她生命中最为宝贵的中学时代。幼薇和他还有另外两个女伴一起迎接每一天的晨曦和日落。

他们学大人喝啤酒抽香烟，也学幼童捉迷藏过家家。他们偷跑出家门走在凌晨三点的马路上；他们脱下鞋袜光起脚丫在黑夜下的月亮湾里游泳，在荒废花坛的草垛里睡觉；也在无人的早点炉子里烤地瓜。那时家乡的温泉，夜晚没有路灯，只有一个比一个寂寞的黑影。

即便罗逝每天与她们鬼混，上课仍然能精神饱满，考试排名前列。他是多数女孩的暗恋对象，包括幼薇。她无数次在镜子面前练习表白的台词。然而每一次都被自己的胆小吓退。这份纯净的友谊真的很好，她很满足。所以即使内心有汹涌的爱恋也只能任凭它激烈地席卷，她不敢破坏界面的平静。她害怕点破后的疏远、陌生、拒绝，害怕再也回不到从前。所以宁愿私藏着这种又痛又痒的暗恋，直至目送它最后退去。又或者，陪伴一生，永不退去。

一次游泳课后，在更衣室里，幼薇和两位女伴讨论各自中意的男生。对方讲出来的，居然都是罗逝。其中一位决定告白。幼薇劝她，却没有成功。不久以后，罗逝和她之间便有了一种小心翼翼的躲藏，不再像从前那般潇洒透明。

随后明明灭灭，中学过去。罗逝去了上海的大学。幼薇去了北方。他们照常通信来电，攒够了钱就坐午夜的廉价火车去看对方。只是，那份暗恋，依旧在心中膨胀、生长，成为支撑她努力学习和忍受孤独的力量。

幼薇觉得自己和母亲很像，年幼时就开始暗恋一个人，此后心随他往，再也放不下。

母亲在幼薇十四岁那年，和她暗恋的男人私奔了。幼薇和姑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，又颠簸了七个小时的夜船。在海南三亚的某个小镇上找到了母亲。幼薇记得自己那天哭闹了很久，她把院子里堆积成山的椰子推倒了一地。她把母亲漂亮的衣裙撕成一片一片。她大声骂那个

## 我们都是一人

男人“野猪”，男人最后扇了她火燎般的一巴掌。她从母亲的身边跑开，闻着海水的腥潮气味。幼薇越来越接近海。

她没有跳下。她知道自己深谙水性，知道自己会浮起来，像一只孤单的漂流瓶，没有方向；她知道看热闹的人群里会有好心的人将自己救起。海边有卖菠萝的老人，她吃下一块就潜进附近的公园，在单薄的石凳上放干眼泪然后躺下。她已经不记得在蝉虫声嘶力竭的深夜，母亲是如何找到她又抱她回家的。

只是，她记得母亲那句颤抖的话：“幼薇，等你长大了，你会懂我的。”

后来，幼薇懂得，原来每个人的内心深处，一定都有自己暗恋过的人。因为某些因素，不能天长地久，细水长流。

母亲后来离开了那个男人。她临走时含泪对他说：“我们再也，再也不要遇见。”幼薇从姑姑和大人的交谈中知道，母亲年轻时暗恋那个男人，原以为结了婚就可以忘掉，没想到十几年后，就在平日反复来回的巷口，居然戏剧般遇到。

幼薇此时并不知道，她重复着母亲的生活，并演绎得更加投入和动容。

毕业后，幼薇在一家贸易公司做助理。老板是个严格的人，做事追求

完美，瑕疵必究。她用了半年时间取得了他的信任。可以陪同参加会议，自由出入他的私人健身房，有资格询问明日行程，能提出涨薪申请。

这个春节，到处都能见到腌制腊肉的人家，他们把腊肠咸鱼晒在阳台上、屋顶上，甚至电线上，所有一切最大可能汲取阳光的地方。赶集的家庭，车后堆满了年货。有手拿绑了长柄扫把拂尘的老人，有试穿新衣的幼童。公司也贴了对联挂了灯笼，酒店推出最后的年夜饭预订优惠活动。

幼薇没有回家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对新年的期待和兴趣早已在成长的旅程中消耗得所剩无几。过年应该是孩童和老人的事，孩童瞬长，老人速老，与其他人无关。从何时起，她变得不喜欢过年。

她买来红酒和泡面，储藏在公司提供的单身公寓里。一到年末，许多便利店就陆续关门。零星有私人经营的小卖部，价格也涨得很高。

她去跳蚤市场淘来禁书和老的碟片。她喜欢那些旧旧的东西，它们带着耐心在热闹之中长久地等待着那些懂得赏析的顾主。被带走或留下是它们的命运，没有谁可以躲过。它们最高的荣光就是遇到善心的人带走它们，进入另一种生活，或是被珍藏，或是被遗忘。

那个傍晚，空气柔软如缎，晚霞如帛。她像猫一样窝在自己的空间里吃食睡觉。音乐流淌到每一个角落，淹没了孤独感。然后，她接到一个电话。传来申浩温暖的问候，以及浓烈的思恋和颤抖的表白。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他的求婚。也许，她只是想成全申浩四年来的暗恋之苦，她知道他总是出现在自己最无助的时候。又或

## 我们都是一人

许，她只是想找一个机会，一根稻草，可以依附然后忘掉另一个人。

幼薇和申浩结婚的时候，朋友发来各种祝福。罗逝说：“你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翅膀，希望你可以飞得更高更自由。”他托人从西藏送来一个红木匣子，上面刻有龙凤呈祥的图案。幼薇的目光仅仅只是轻轻地碰到了这个匣子的缘角，泪水就喷薄而出。

她想起中学毕业那年，大家商量着结伴旅行，一同前往西藏。她还记得自己对罗逝说，她要去西藏找一种特殊的，像佛一样神秘的匣子，用来盛放成亲时的首饰。

大家那次喝了许多酒，吃了一篮子青梨。快要散场的时候却不断有人退出。因为各种怪异的因素，不能前往西藏。

幼薇看着不断流失的伙伴，最后只剩下她和罗逝。彼此目光坚毅，决不退出。他们约定了出发的时间和地点。然后那一天终于来临。幼薇收拾了行装，整理了房间。但却是和姑姑一起去海南找母亲。

她当时没有通知罗逝，事后也从未有过只言片语的解释。她不敢说自己的母亲和暗恋的人跑了，她要去找她。她也不敢问他最后有没有去西藏，那个传说中彩虹的故乡。

这个猩红的匣子像是有着生命，颜色鲜艳，质地瓷冷。幼薇把它摆放在日日可见的妆台上，入睡前的最后一眼，清晨的第一缕光线都可与之眸碰。

大红的绸缎喜被上，洒满了湿润轻柔的百合花瓣。轻轻一抖，便是一阵细腻的花瓣雨，一个关于百年好合的美梦。

身旁老实的申浩，对每一个劝酒的宾客都来者不拒。他每喝一杯，就感慨人生的大幸，竟拥得如此美丽的新娘。他开始每天安静地躺在身边，带着已经凝固的笑容。

幼薇在房间里摆满了植物。这是她曾经构想的家的样子。有阳光，有绿意，有大的房间，有顾家的男人，有善良的妻子。她养了许多银蕨放在露天的阳台上。听说这叶子的背面在夜里可以反射星月的光辉，发出银闪闪的亮来，指引回家的路。

她不希望家里任何人迷路。自己、申浩，或是她收养的流浪狗。她既然拥有了他们，就不想失去。

申浩是个严谨而恋家的男人。写作、做家务、喂狗。他白天看书，夜里写作，越接近凌晨的时候，精力就会越加充沛，灵感不断，毫无睡意。

他已经是一名全职作家。幼薇进入到他的生活里后，才发现作家原来算得上是一个慢性自杀的职业。因为要不断抽空自己，孤立灵魂，进入疯癫的状态，才能提炼出上乘的文字。

这样也好。可以有一个缓冲的阶段，熟悉彼此的习性，习惯对方的生活。

幼薇给流浪狗起了名字，叫它木兰。认识之前，它生了场大病，跌进

## 我们都是一個人

蚊蝇成堆的胡同角落。它刚刚做了母亲，生下三只没有呼吸的幼崽。大野狗过来袭击，它仍然奋不顾身，竭力保护怀中死去的小狗。发现它的时候，搏斗刚结束不久。它正奄奄一息地躺在幼崽身边，眼角淌泪。幼薇把它带回了自己的家。埋葬三只幼崽的时候，它也在场，一边不断地用受伤的前脚刨土，一边嘶哑地叫唤。勇敢、坚强，是木兰这个名字的含射。

幼薇把木兰照顾得很好，清理伤口，帮它洗澡，清理脱落的毛。夜里，它就睡在卧室的窗台底下，月光落在它的身上，如同一只忧伤的银狐。

申浩常常要等到幼薇轮回好几个梦后，才会从新完成的章节中抽离出来。他为她提起滑落的被子，亲吻她的脸颊，然后迅速褪去衣物，紧贴着她的身体睡下。

申浩永远是个彬彬有礼的丈夫。

他不侵犯她的专属领地。她的抽屉、衣柜、信件、手机，甚至是她独自发呆的时刻，他也从不介入。朋友交谈，他会安静耐心地倾听，并偶尔附上文雅的儒笑。他对待动物，亦是懂得关爱。木兰睡时，他便放轻脚步，有时远远望向它，有时留它独自，成全美梦。

他写作时伴随的音乐不会凌越书房半步。那些止步的歌曲，就在不打扰别人的范围内，和他一起发酵、流逝。

幼薇不许他碰木钟下的蔷薇，所以，即使花朵干涸，枝叶枯萎，他亦

是不敢撤掉。

平日他会做家乡的饭菜，味道清淡。他在雨天收进晾晒的衣物。他定时给木兰喂食，给植物浇水，给房间除尘，让家里通风。他如经文般，明慧妥帖地打理和享受一切，好像已经成为血液里不可缺失的一部分。

他喜欢海明威的话：人所需要的只是虚无和亮光以及干干净净和井井有条。

阴沉的周末雨天，他突发了灵感，独自在房间写作。灯光像倒泼的牛奶一样从底缝渗出，光是看着，就让人觉得温暖。

幼薇放下手中的事，走到窗前，拨开纱帘，雨中的世界顿时在她的眼睛里清晰起来。风和雨不可分割，抱头一直坠向这个陌生的世界。它们一同滋生，又共赴死亡。它们扒去世界虚假蒙尘的衣裳，露出清醒干净的灵魂。这真是神圣而美丽的时刻。用旁观者的心态观赏一场雨。撑伞的男女陌生而游离，连绵的伞边亲密和离弃，像发生在小说里没有结果却又欲罢不能的一夜情。

她回身找出一沓干净的信纸，一支派克钢笔。信纸许久不用，仍然散发着香水百合的味道。钢笔的笔尖依旧湿润。这一刻，她望着书房那头的灯光，觉得自己动心了。她感到柔软、芬芳和橘暖的力量就在安静的血液里来回荡漾。